椰風蕉雨

印尼高校的国际排名

■ 本报评论员：余凡

7月16日，日本雅虎新闻网报道：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20名，而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排后，这是为什么？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全球对大学排名打分最有影响的机构。其2021年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中国清华大学居全球第20位，北京大学居第23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居第25位，而日本东京大学则仅居第36位、京都大学居第54位。

联想起6月下旬，印大学生行政会(BEM UI)在其官网贴文批评：“佐科维屡次做出甜美的承诺，但做的却不合拍。”并上传题为《口头承诺之王》(King of Lip Service)的海报。萌生了探求培养出这些“热衷政治”大学生的“印尼大学”，在世界究竟排名第几位？

搜集各种材料后得知，“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于6月9日公布的2021年度总结报告中，印尼的伽查玛达大学(UGM)列第254名，印尼大学(UI)列305名，万隆科技大学(ITB)列313名，阿逸朗卡大学(Unair)与9家大学并列521–530位，而茂物农业大学(IPB University)与9家大学并排531–540位。在亚洲仅在中等之列。

QS是数个对大学排名打分的机构之一。今年对全球5500家高校进行评估，根据各项评分列出其中优秀的1000院校名次。其评估的标准有：学术名声、院方名声、聘用讲师、师生比例、国际教师、国际学生等6项内容。其中一些指标让西方国家高校更占优势。

文化教育部(Kemendikbud)高等教育厅官员尼扎姆(Nizam)向媒体表示，数家国内高校积极进取和改良，在“QS世界大学排名”取得了比去年更优秀的成绩。最显著的是伽查玛达大学(UGM)，由去年的第320一跃升为254名。其次是万隆科技大学(ITB)，由去年的第331攀至313名。该校在学术研究及院校治理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而荣获晋升。

此外，阿逸朗卡大学(Unair)由去年的651一组升至521一组。茂物农业大学(IPB)由去年的601一组升为531一组。唯独国家重点关注的雅加达印尼大学(UI)，却由去年的第296名滑落至305名。印尼大学在哪里失分？院方及观察者们恐怕已早有预感了吧？

尼扎姆说：“虽然在疫情流行期间，印尼高校的积极性仍然高涨，赢得世界排名的进步。”希望日后能保持进取精神，并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而非只是以名次为目标。“对于高校取得的排名，我们更应该提升乐观精神，不断改进，证明我们的实力。”推动高校前进的方向(orientasi)，为国家遭遇的各种难题寻找良策，譬如粮食自给，创新民族科技，提升人民健康，避免发育迟缓(stunting)，以及克服当前国家建设所面对的诸多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印尼高校与其他医疗器械研究机构的合作中，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造出急救呼吸机(ventilator)，协助前线护理工作的智能机器人(robot ners)，以及其他学科内近千种具有改良创新思路的实用产品。印尼高校在国际的“公众生产率”排比中，如今已高居东南亚ASEAN国家首位，对比之前仅排在第4位，各校的努力已获得了认可。

不过，根据QS评估的报告，邻国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UM)列59名，博特拉大学(UPM)列132名，国立大学(UKM)列141名，理科大学(USM)列142名，显然比我国高校更负声誉。但《星洲日报》称，马新社前主席阿兹曼建议大马20所政府大学应委任几位非马来裔当校长。因许多杰出的非马来人学者，从未受委出任大学校长，导致许多非马来人学者到海外寻求更公平的待遇。这可能是造成大马高校欠缺创新及实干精神的原因之一吧？

在QS WUR的大学排名中，中国大陆有91所大学入榜，其中6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包括清华大学第15名、北京大学第23名、复旦大学第34名、上海交通大学第47名、浙江大学53名、中国科技大学93名。香港有6所大学上榜，香港大学第22名、香港科技大学第27名、香港中文大学43名、香港城市大学48名、香港理工大学75名。澳门有2所大学上榜；中国台湾38所大学上榜，其中台湾大学第66名，进入世界前100名。

中国大学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理事长角南笃认为，“以综合实力而言，中国大学早已跃居世界顶尖行列。”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将数百所大学定为重点大学，鼓励进行改革，吸引了很多海外优秀中国人才回国，提升了整体科研实力。“这就起到了大学教师‘新陈代谢’的作用。而日本大学的人才流动性很低，很多教师都是毕业留校任教，缺乏海外经历。”客观公正地分析了中国高校能赶超日本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因西方政权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学生到西方留学，这肯定会影响西方高校的排名。本国高校若能整顿治学方针、教职人才，数年后必能再攀教育高峰，为国争光！

不能离开岗位（小说）

■ 万隆：侯斐珍

医院里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病房里、走廊里挤满了躺在病床或躺椅的病患，也不乏坐在椅子上治疗的病患，咳喘声、呻吟声不时地传出。全身裹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脸上戴着口罩眼罩的医护人员忙碌穿梭。

达尔索诺警长因为在执行任务中不慎染疫，由急诊室被推进了重症病房已经一周了，发烧喘息至今还没减缓。他心里焦急，疫情严重，政府下达了社会行动限制令，眼下警队任务繁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又中招，身为警队领导他比谁都焦虑，警员们是否能很好地执行任务？是否能平心静气地说服市民遵守社会行动限制令？他越焦虑越感觉身体特别乏力，神志更觉恍惚，手臂上插着输液管，氧气罩覆盖了下半个脸，浓烈的消毒液和各种药味充斥着他的鼻腔和胸腔，一阵阵窒息感令他昏沉沉晕乎乎地感觉身体飘浮起来，飘游出病房，飘游出医院大门外.....外面的空气让他感觉舒畅多了，不再那么闭塞。他心里想，何不趁此去各处巡视一番，心里也会踏实些。

他飘游到一处地方，瞧见一间卖夜粥的食摊还有食客在聚集，不禁眉头一皱，赶紧上前向还在忙着招待食客的摊主喊道：“快叫食客们离开，你们可能违规受罚啦！快！”可是他拼尽全力的喊声却发不出声来，他再喊，对方依然没听见。此事，城管部队已经赶来，没救了！经过一番争执，最后还是白纸黑字摊主签字认罪受罚，规定数日内缴纳五百万罚款。城管人员走后，摊主颓废沮丧地坐在门边大发牢骚：“这也太残忍了吧？这些当官的太不人道了，太不人道了！”一边使劲地跺脚。陪在一旁的老村长耐心地开导他：“话也不能那么说，政府为了抗疫，为了让人们早日脱离病毒的威胁已经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可是身为百姓的不好好配合，反而知规犯规，只好用强制的手法了。要是人人都自发地以抗疫为重，暂时放弃自己的利益，疫情就有望尽早结束。”站在不远处的警长心里不禁感叹：“要是每个人都能如此通情达理该有多好呀！”

离开食摊后警长飘游到一家咖啡屋，又看到令他遗憾的一幕：六名公务员因为聚集一处喝咖啡聊天，惨遭上级领导的训斥并革职。看着那些公务员青一阵白一阵的脸色，警长摇摇头叹谓不已，身为公务员不以身作则，知法犯法，不予以严惩又何以服人？

警长长叹一声后随即飘游到一处建筑工地上，他瞧见一个灰头土脸的年轻建筑工人蹲在工地角落，双手托腮，一脸呆愣的模样。警长走上前去探问，可对方似乎没听见，仍然呆愣着。警长又挨个凑近疏散在工地上劳作的工友，窥听他们的谈话，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原来蹲在角落的年轻人不听话劳作时没戴好口罩，遭工头开除，工头的理由是为了他一个人违规很可能导致公司受重罚付巨款，那还了得？工友们同情他却又爱莫能助。警长正思忖着如何帮他，一位工友已经通过手机把信息悄悄传发了出去。不稍半日时辰，当地议会领导德迪幕里亚第先生已经通过他的下属为这名失业工人安排了两条出路：一条是在工友自我检讨后推荐他去别的工地打工，另一条是出资让他经营小食生意。任由他选择其一。警长知悉后由衷地翘起大拇指：“英明！授予鱼不如授予渔。这才是真正的百姓父母官！能当上地方议会领导正是民心所向啊！”

警长深感欣慰之余加快了飘游的速度，他来到一处荒草萋萋的坟场，正有一拨人在那儿纷争，原来是华裔家属为了安葬染疫离世的亲人被坟场地方官刁难，安葬费漫天要价。眼看暮色渐至，家属心急如焚，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只望逝者能早些入土为安。地方官却一口咬定只有原住民才享有政府资助条例，非原住民除外！无奈之下，家属只好支付高额，但机灵地要求对方白纸黑字写出单据。安葬妥当，即刻在回程途中将信息由手机发至所有群组.....站在不远处的警长已经难掩内心的尴尬，他感觉自己的无能为力，他知道对付此类地头蛇只能上诉权威更高的总警长才能惩治和杜绝。他由衷佩服华裔家属及时用手机传播信息的举动，这将比举报还要快速！然而警长还是心情沉重地陷入了沉思：病毒固然可怕，可以夺人生命，但是那世代繁衍不息的种族歧视余孽又何尝不在吞噬着人们的灵魂？想以此，他心里不禁喊道：“我不能离开岗位！我必须赶紧回部队执行更繁重的任务。”他于是迈开双腿，挥动双手让身体尽快飘游回去。但不知怎的挥动的双手却不听使唤，他挣扎了一会摸到了手臂上还插着的输液管，吊瓶还挂在脖子上呢！他准备甩掉它们，突然耳边听到有人兴奋的叫道：“他醒了！他醒了！”接着又有人叫唤：“警长！警长！”他迷糊中睁开眼，看到眼前两名全身裹着防护服的护士，才明白自己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护士紧接着说：“警长，恭喜你！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警长激动地喊道：“谢谢！谢谢！我不能离开岗位！我要尽快回部队去。”

杨菲菲——活跃于四个时代的女演员

■ 廖建裕(Leo Suryadinata)

杰出华裔女演员杨菲菲（Fifi Young）活跃于印尼历史上的四个时期中。纵观其表演生涯，她不仅在戏剧舞台上鼎鼎有名，在大银幕上，也在观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杨菲菲于1912年1月12日（另有资料显示1914年或1915年）出生于北苏门答腊亚齐省利布江村（Sungai Liput），原名陈金娘（Tan Kiem Nio），也被唤为陈诺妮（Nonie Tan）。父亲为法国裔，母亲为土生华人。在她出生前，杨父就抛下母女俩一走了之，所以杨菲菲与母亲相依为命，随母姓。

杨菲菲只能在巴达维亚（Batavia）专为华裔族群开办的荷兰华人学校（HCS）接受4年正规教育。1927年，她与著名的华裔作家及戏剧导演杨众生（Nyoo Cheong Seng）喜结连理。杨菲菲是初婚，杨众生则是二婚。

杨菲菲在阿卜杜勒哈迪（Abdulhadi）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印尼舞蹈，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跟随丈夫在西马（Malaya）和新加坡等地巡演。是时，她的丈夫担任利布特·奥丽翁小姐（Miss Riboet Orion）巡演剧团的导演。随后，其夫在槟城担任《月光水晶》歌舞剧（Moonlight Crystal Follies）导演时，杨菲菲开始登台表演并成为主要舞蹈演员。至1933年，杨菲菲已经出演了多部由其丈夫导演的剧目，并开始使用艺名“Fifi Young”。“Fifi”取自当时法国著名女演员菲菲·德奥赛（Fifi D'Orsay）的名字，“Young”则源于其丈夫的姓氏“杨”的普通话发音，加上她欧亚人的长相，这个音就以英文“Young”代替。

杨菲菲参演了电影《马打兰之剑》(Kris Mataram) (1940).

杨菲菲拥有大批剧迷，他们一直忠实地期待着她的演出。因此，杨菲菲时常跟随巡演剧团在荷属东印度及马来亚等地巡演。在其参演的众多佳剧之中，有一部剧名为《莫尔哈亚》（R.A Morhia），由她的丈夫自编自导这部剧。故事讲述了女主角嫁给一名欧洲男子后，丈夫又勾搭了一名荷兰少女，继而惨遭抛弃的悲惨故事。而杨菲菲在剧中扮演一名爪哇少女。许多人认为这个剧情与杨菲菲母亲的经历非常相似，以至她能够生动传神地演绎该角色。

1934年，杨菲菲与丈夫加入达尔达尼拉（Dardanella）巡演剧团。传奇女星戴薇·嘉（Miss Dja）也在该剧团中。那时，杨菲菲成为了该剧团的女主演之一，并到荷属东印度、新加坡及印度各地巡演。随后，二人成立了自己的巡演剧团——杨菲菲之塔（Fifi Young Pagoda）。20世纪30年代，电影业在荷属东印度蓬勃发展，许多巡演剧团演员转行成为电影明星，其中也包括杨菲菲。她主演了丈夫创作的许多电影脚本。1940年一年间，她参演了《马打兰之剑》（Kris Mataram）、《朱拜达》（Zoebaidah）、《五色》（Pantjawarna）三部电影。1941年，她又领衔主演《母亲的泪水》（Air Mata Iboe）。该片由著名导演杨中义（Fred Young）旗下的雄伟电影公司（Majestic Fillm Company）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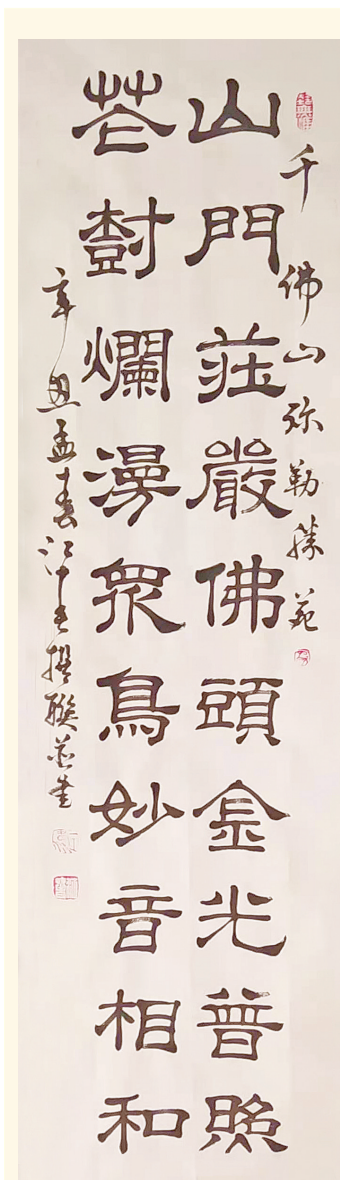
日据时期，电影产业被禁，杨菲菲与丈夫重新回到戏剧舞台，与二战前的印尼电影皇后——达丽雅（Dahlia）合作成立泗水之星公司（Bintang Surabaya）。1945年，夫妇二人又成立了五色剧团（Sandiwara Pantjawarna）。

印尼独立后，电影业重振旗鼓，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大发展。杨菲菲重新活跃在银幕上，虽年华已逝，却仍在观众心中占据一席之地。至1973年，她主演的电影至少有55部。

作为一名女演员，杨菲菲在40年代扮演的母亲形象最能彰显其演技。1954年，她再次饰演《塔尔米娜》（Tarmina）中的母亲一角（该电影由印尼佩萨利电影公司出品），1955年凭借该角色她斩获第一届印尼电影节最佳女演员。1957年，杨中义翻拍了《母亲的泪水》，杨菲菲再次担任主角。此后，她在银幕上的“印尼母亲”形象为人熟知。1973年，她在其最后一部电影《婚姻之床》（Ranjang Pengantin）中仍饰演母亲一角。此外，她还在反响颇好的《一个杀手的面容》（Wajah Seorang Pembunuh）中担当主角，并凭借该片荣获1973年印尼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杨菲菲的其他成功作品还包括1950年的《红桥》（Djembatan Merah）、1956年的《三少女》（Tiga Dara）、1974年的《美兰，我爱你》（Mei Lan, Aku Cinta Padamu）。1975年3月5日，杨菲菲在雅加达逝世，遗体在雅加达火葬。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



江春书法作品

自撰联·千佛山弥勒胜苑

山门庄严佛头金光普照

花树烂漫众鸟妙音相和